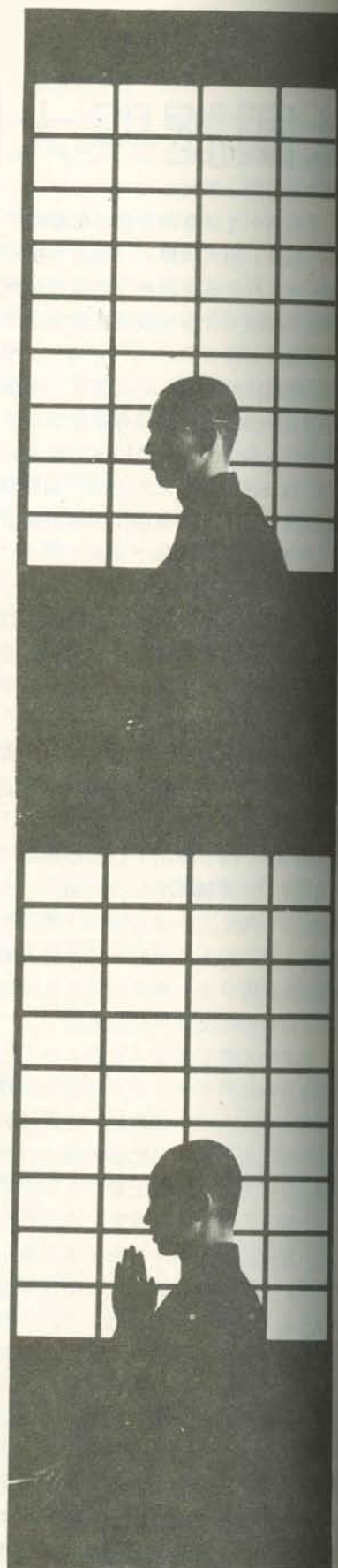


# 應當有感

醫僧

來到醫院的時候正值炎暑，二十四小時上班制的急診室充滿了乾、黏、悶人的藥味、汗酸和一味要把人烤乾的熱氣，使得一進醫院剛換上那白色繡有×××醫師的工作服便立刻想到從前當克拉克時的自由生活——那種 Wandering clerk 的生活是北醫同學所獨享過的自由。尤其是每當工作得稍微疲倦了，那純粹學生時代的歡樂便極其自然的浮上心頭。原來，「應當」這一年對一個醫科學生而言，是學校與醫院兩種截然不同生活的過渡期，更進一步說，打從這一年起，才正式開始和病人接觸，進入一個醫師所必須面對的現實。

有時想來非常荒謬，剛入校時滿腦子 “If I were a Doctor, I would ……” 或者 “If I were a Doctor, I should ……” 常常三五個愛蓋的同學聚在一起便暢談史懷哲，杜里或一些電視影片中的紀爾德醫師，賓凱斯，甚至齊瓦哥等等的人物。說來好笑，後來我們幾個每次見面時，一談起年輕時的「哲學黃金時代」沒有不感慨萬千而發出會心微笑的。如果用偷懶的方法加以詮釋的話，那顯然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理想」，和「現實」的問題，這個理想是出自天然本性的流露，和深藏於每個人內心的對生命本身底掙扎，而這現實則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存在。學生時代一些對醫師人物的憧憬就像在高山上高唱「真善美」，因為你可以躲在四週靜寂無人只有藍天白雲厚雪和枯松裡作你的周公夢，可以儘量的把你溶入意識裏某位醫師的人格去偉大你的思想或行動。可是，在醫院裏，最大的不同是，從此你的肩上負有責任了，把病人交給你，再不能像以前一樣偷溜去看場「阿拉伯勞倫斯」，或者是管它上什麼病理或解剖，遶二三位知己爬拇指山去，到那拇指上頭朗誦獨來獨往。同時由病人身上你也難得套出一些感人的人生哲學。往往，他們或帶著血淋淋的身子，或者一味痛苦呻吟，或者靜默地停在流滿盜汗的蒼白裏，或者乾脆一來，就躺在血肉橫飛，殘軀斷殼中，有時則滿臉血肉模糊或全身被瓦斯爆炸得紅疱血絲烤肉焦髮體無完膚。醫師的工作很簡單，那就是馬上去急救病人。從前克拉克時多少都帶著好奇的心理站在一旁觀看，而目前作應當你便須立時參加實際的工作，也正因為這時必須流汗，必須工作，必須發揮出自己所受過訓練的本事，有時必須犧牲自己的睡眠或餐食。所以應當進入醫院所最先感觸到的是「我」的存在，而他的背景也深受著典型的「理想」和「現實」問題的影響。簡單一點說，也就是小學時代亂蓋的「我的志願」的考驗。



## 應當有感

作一名醫生其工作職位並不比其他職業來得高尚，但是他的工作因為直接與人的生命息息相關却比其他職業來得更重要和神聖。不論你當初考上醫科是全憑自己選擇的也好，靠聯考分發不幸考上的也好，你一旦選擇了醫師作為你的終生職業則你必須先了解到他工作基本底尊嚴性。而後，了解到這是一個機會，一個表現你「自己」的機會。人能活著本身已不簡單，能有意識地覺察到自己活著更不容易；而醫師的職務常常須在有意無意之中傳達自己「活著」的意義，尤其是在面臨即將死亡的病人時。所以醫生在從事他的工作之前首先須先充實他自己「我活著」的意識，明瞭「活著」的喜悅與莊嚴和「我」的必需。

由於醫師必需先假定「死亡」是最大的敵人，同時又須隨時面對死亡，而且還受著「醫師也是人」人本身基本條件的限制，所以在從事醫師工作生活時常常會遇到許許多多的頹喪與灰心。「病人死了！」這對一名醫師而言常是一種盡全力而又不得已的失敗，而且更常是一些一而再再而三不可避免的失敗。你可以把病人當成 Case，反正一個 Case 走了會再有另一個 Case 來，醫師決不會沒有病人！這樣或許輕鬆些，每天上下班沒有絲毫掛慮，可是這是很明顯地逃避，對生命而言這是一種旁觀者怯懦的行為，不足為訓。有些人遇到這些問題時緊握住宗教不放，藉宗教來渡過難關。有些人則苦心經營地建立起自己的哲學，以自己的意志與生命來面對赤裸的死亡。醫師的可愛處就在他能利用這一個機會，不斷地磨鍊你的意志和省察自己的生命。他能够藉著這一個機會提供你許許多多最原始，最實際的資料（病人），讓你接受最大的挑戰（死亡），享受最原始的喜悅（新生），和由不斷的死亡中體會出「生命的尊嚴」，進一步在死亡的威脅下表現自己「活著的勇氣和生命的成熟」。

先有了一些對醫師職務的基本認識之後，應當的工作——常被人形容作「廉價勞工」便能得心應手，因為這時的工作不僅不是「被要求」的例行公事，反而變成一個接受訓練的時候和賜給你的機會。以上雖都是些所謂「老掉了牙」的哲學，可是生命哲學的內容却不意味著新奇與華麗，反而平凡與樸實有時常穩固的穿織著生命的意義。生命必須是行動，活著首先便須有意識地把自己投入生活真當作主角，不然「兄弟們，多少古董豈僅是櫥窗的陳列品」多不值得。